

战争
与
人民



战争与人民

柏山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战争与人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30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5\frac{1}{8}$ 插页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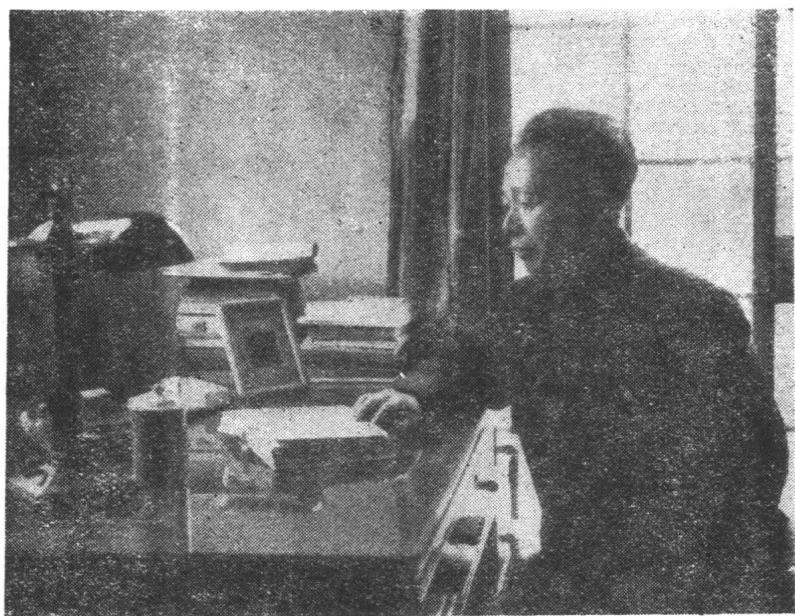
1982年5月北京第1版

1982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82,000

书号 10019·3278

定价 1.15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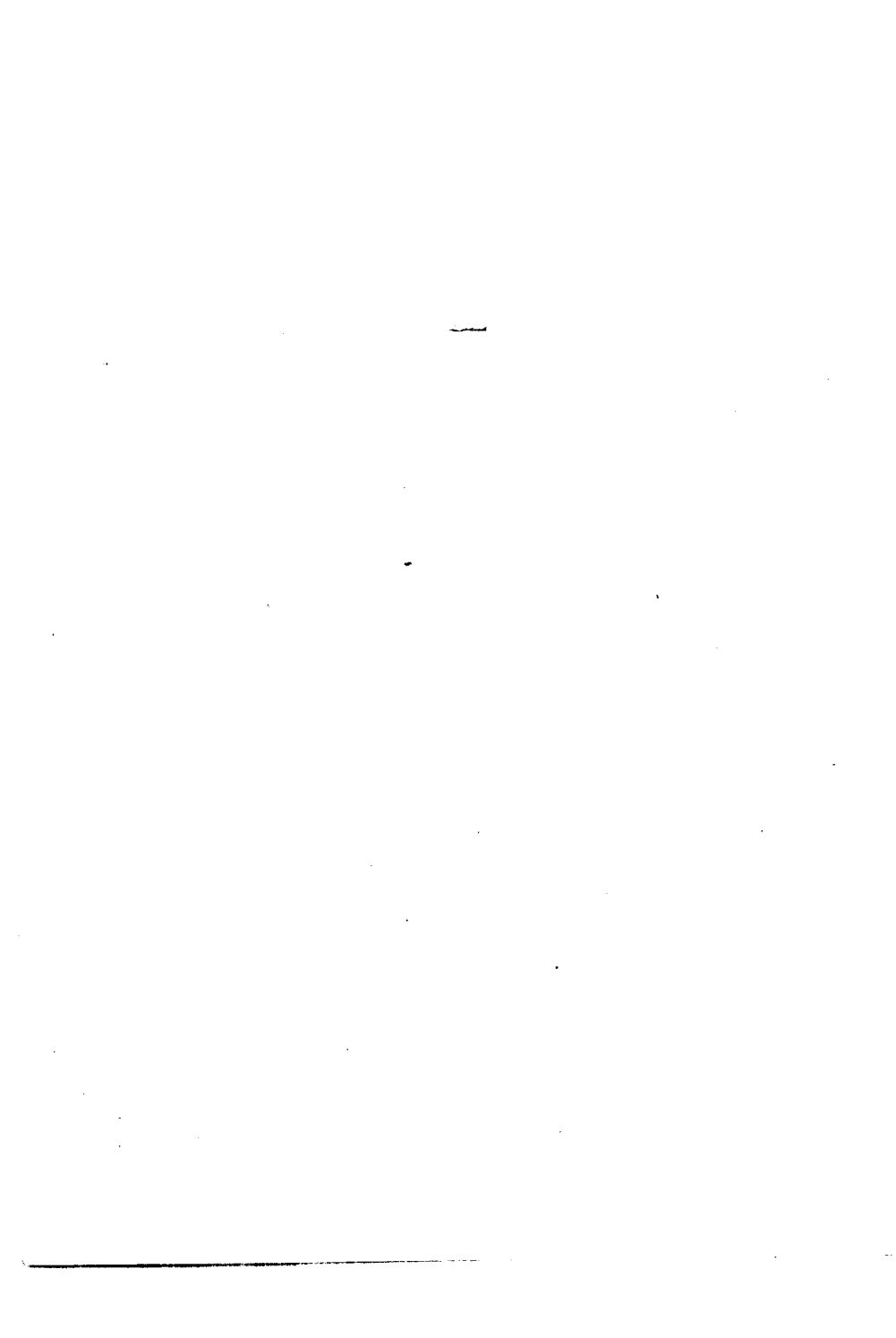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 像

歷史是人的活動構成的，
黑暗與光明，全在人的手。
我們須追黑暗，走向光
明，是痛苦，也是歡快。
為了表現這歷史的活
劇，我們要放下無比
的創造力。

靳山

作者手迹

第一部



淮阴城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，整个华中心都激动起来了！

第二天。老虎团就接到上级的命令，准备向黄桥地区开进。

排长季刚，由团首长指派，先到他家乡去，看看地方的战备情况，提前两天出发。他经过淮安、宝应、东台；所有城里的机关、部队和居民，纷纷向城外疏散。民兵都武装起来；日夜站岗，放哨，盘查来往行人。通榆公路上的汽车、马车、独轮车，还有河里的小火轮，都披上伪装，处于戒备状态。

一片战争的空气，笼罩着整个苏中根据地。

他走到海安镇，情况完全不同。白天，街上冷冷清清；男男女女都下地抢收庄稼去了。晚上，电灯通明，各个商店，热闹非凡。来往运送公粮的车子，络绎不绝。他愈向前走，愈感到接近战场，情绪愈激动。一种保卫根据地的责任感，很自然地落到他肩上了。

当他踏上黄桥去丁王庄的大路，两旁茂密的高粱，结实的玉米，绿油油的花生，好象都在向他点头，感到十分亲切。

“秀芬在家里干什么呢？”

他不由地自语着。随即许多熟识的面影，一个个浮现在他的眼前。他的母亲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人。她一向靠自己

的双手养活自己。如果内战爆发，她的生活又将动荡起来。和平的村庄又将经受战争的考验了。

丁王庄已经动员起来。庄头土地庙的墙上，涂着非常醒目的土红标语：“反对内战，保卫和平！”公粮开始集中。民夫担架纷纷组织起来。反对内战的歌声，也在儿童中唱起来了。

季刚兴奋地向自己的家门口走去。

他的母亲正在和支部书记王长发、指导员陈静华激烈地争论动员工作。争论的焦点，是老人和小孩的疏散。地方党为了配合主力部队粉碎蒋匪军进攻，准备实行空舍清野。季大娘是第一个思想不通的人。她不是思想固执，而是有她自己的一种想法。日本鬼子占领黄桥几年，并没有把她吃掉，怎么蒋介石一来，她就要逃走呢？还有，儿子不在家，丢下媳妇一个人，她不放心的。她们已经是相依为命的人。敌人如果敢到丁王庄来，她们就跟他们拼。她这么一大把年纪，还有什么丢不下呢？

“大嫂子，你留下来，叫秀芬怎里搞子？”王长发说。

“有什么搞？她搞她的，我保证不拉她后腿，你放心。”季大娘回答。

“你不拉她后腿，她可得照顾你呀！”

“我耳不聋，眼不瞎，能吃，能走，要她照顾啥？”

“你是军属，可应当带头……”

季大娘没有等他说完，就煞住道：

“军属怎里？军属该带头逃跑？”

“季大娘，”陈静华插上来说，“你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是主

动疏散。”

“我就不散。”

季刚就在他们激烈的争辩中，喊了一声：“妈！”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了。

空气缓和下来。他们都站了起来。

陈静华并不认识季刚。她估计这就是丁秀芬的丈夫。她对他上下打量了一下：中等身材，结实的体格，古铜色的脸，锐利的眼光，真是少年英俊。她想，难怪丁秀芬经常把他挂在嘴上。听说他们结婚后，不到半个月，她就送他上前线。这真是出色的一对。不知是她因为喜欢丁秀芬，还是出于对解放军的尊重，对这位年青的战士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爱。

“长发同志，让季大娘招待解放军，我们改一天再谈。”陈静华说着对季刚点点头，意思是请他帮忙做做工作。

“不。你们有事，你们谈吧。”季刚说。

“我们也没什么大事。你可回来得不凑巧，秀芬到县委听报告去了。说不定，今晚上回不来。”王长发拍着季刚的肩膀说，“你可不要用老眼光看人，秀芬已经是乡的妇女委员会主任啦。”

“长发同志，我可没有在哪块说过她落后。”季刚笑着回答。

季大娘一看到儿子回来，一肚子心事都放下了。最近，不晓得从哪来这些谣言：不是说江南的镇江、丹阳、常州、无锡、江阴，国民党军队多得象蚂蚁，就要打过江北来，就是说主力部队上山东去了。弄得人心惶惶。她的季刚回来了，看这些靠造谣吃饭的人，怎里过日子。长发这帮人，听到风就是雨，

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，先叫别人疏散。这算什么对敌斗争。阿刚回来了，看他们又怎里说。她才不上他们的当哩。

她感到格外高兴，连忙把地扫干净，给儿子舀水洗脸，象是招待稀客。接着，她又洗干净锅子，煎了两个荷包蛋，敬敬儿子。好象他在部队里吃不饱似的，盛了满满一碗汤。她说：

“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？等得多叫人心焦。”

“队伍还没有来哩。”季刚回答。

“怎么，队伍不来啦？”季大娘问。

“还要迟两天。”

“你们的动作，实在太慢啦。一些落后分子，早已在骂你们出去就不回来，忘了本。”

“我们又不是游击队，哪能老呆在这里不动。”

“你们不看这是啥辰光，敌人到了家门口，还能在外面逍遥自在？”

“我们不能光听老百姓的意见，还得听毛主席的命令。”

“你这种说法就不对，毛主席还能跟老百姓两条心？”

“你不要性急嘛，过两天就要回来的。”

“只要回来就好，”季大娘满意地说，“你歇一会。我去把脚盆找来，给你洗澡。这些人家借了去又不送回来，真象有前手，没有后手。”

季刚看到家里很乱，有些不愉快。鸡窝里堆满了鸡粪，锄头上尽是泥巴，东倒西歪，扔在门角里。屋檐下的蛛网，结得蒲扇那么大；两只活蜻蜓还挂上面挣扎。他感到很奇怪，

秀芬以前那样爱干净，如今他不在家，不懂她变成什里邋邋样子。他走进秀芬的卧房也一样：梳妆盒上积满了尘灰。蚊帐垂下，被单虽算干净，两件脏衣服却扔在床角上，一股汗味。他实在有些看不惯。他在部队里，不管多忙，从不把脏衣服东丢西扔，即使一双破袜子，也都补好，洗好，摺好。生活的杂乱，意味着人的思想糊涂。清醒的头脑，往往和清洁的生活不能分开。没有想到秀芬会弄成这个样子。他开始把房间整理起来。先打扫地下，后清理床铺，把几件脏衣服拿出来，准备洗罢澡，连自己的衣服一起来洗。

“你把她的衣服，拿到哪去？”

季大娘手上拎着一个圆圆的红漆木盆，迎面走进来问他。

“秀芬怎里变得这样懒，”季刚不满意地说，“脏衣服就扔在床上。”

“你不懂她有多忙。”季大娘为她辩护道：“天不亮就下地。早饭碗放下，就到县委去；这辰光还不见她的影子，叫她什里搞子。”

季刚从母亲手上把木盆接过来。

“妈，你不要忙，我自己来。”

“你去拿衣服，我给你拎水。”

季刚把洗澡盆拎到屋背后的菜园里。暮色渐渐从高粱顶上爬下来。玉米的胡须，象红缨枪上的穗子低垂着，仿佛在暗中窥视主人的一举一动。菜园的四畦地上，茄子、辣椒，间杂在一起。各畦的边上，种的高粱、玉米，整整齐齐。各畦走道中，没有一根草，而且平整得很光滑。满园碧青，生机盎然。他

对这点很欣赏。觉得秀芬在生活上可能有些马虎，对生产的确很认真。象这个菜园收拾得这么整齐、干净，确实化过一番功夫。他对她又有了好感了。

她什里时候回来呢？

他在高粱丛中把衣服脱下，拍拍自己两只粗壮的臂膀，不由地笑起来：部队再这样长期不动，他要变成一个胖子了。当他的毛巾擦到左腿上的伤疤时，他感到非常不愉快。他对这次负伤，一直对领导上有意见。今年一月里，他们反击枣庄的顽固派；正当快要把贾汪镇拿下来，忽然说是什么和平停战，不打了。他腿上吃的这颗子弹，等于给狗咬了一口，没有取得一点代价。那时，他对指导员发牢骚：蒋介石手上还拿着枪，我们跟他讲和，这不是自讨苦吃。说是上级有命令，不停也得停。他们眼望着敌人逃走了。

当时，指导员批评他是政治上的近视眼。如今哩？敌人准备好了，再来打我们，多被动。要是那时不停火，一直打下去，说不定，我们早进了南京。

事实上，他的这种想法，并不符合实际。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，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人心，他在军事上的失败也就注定了。我们赢得一个时期和平，部队得到整训，提高了战斗力，极为有利。他现在也渐渐懂得这个道理了。

当他和母亲面对面地坐在一盏油灯下吃晚饭时，季大娘突然问他：

“长发刚才来动员我疏散，他们这样做，你说对吗？”

“今天还没有到疏散的时候。”季刚回答。

“你的意思明天可要疏散？”

“看组织上怎里说就怎里办。”

“我不是组织里的人，也要照办？”

“妈，你这话也不对，”季刚批评道，“任何一个老百姓，都得听人民政府的话，你还是一个军属，能不听吗？”

“那我倒问你，我出去吃什里？一月，两月，还好靠靠政府，要是日子长了，怎里搞？”

“你以为我们还让敌人呆在这里一年两年吗？”

“话是这么说。真到那种田地，你跟部队去了，秀芬上游击队，你叫我去吃黄土。”

“你想，秀芬会把你扔掉？”

“你们年青人，总朝好处想。我们庄稼人，离了土地就象风筝断了线，没处着落。”

“你不走，要是国民党真来了，怎里办？”

“日本鬼子呆在黄桥四、五年，我不一样活过来了。”

“鬼子是鬼子，蒋介石是蒋介石。你想，蒋匪军一来，王老四这些恶棍不会象狗一样，跟着屁股背后来。”

“依你这么说，我们要拱手把土地交还王老四。要这么做，我情愿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。我这几根老骨头，拼死他一个，不亏本，拼死他一双，赚了利，有啥不值得。你不想想，你爹是怎里死去的，我怎里把你养大。如今我们有枪杆子，还叫他们踩在脚底下，不如拼个死，落得一身干净。”

季大娘一想起过去，仇恨和痛苦，就象毒蛇吞噬她的心，眼泪不由地滚滚直淌。她的一生，是血泪的一生。她好不容易盼到今天，儿子成了人，媳妇又听话，自己双手做了自己吃，再叫她走回头路，那不活够了吗！

季刚看到母亲淌眼泪，端在手上的一碗饭，好象一个铁饼顶在咽喉上，怎么也咽不下去。他还不满六周岁时，父亲就去世了。那是一九二八年的春天，他的叔父参加古溪地区的农民暴动，失败后偷偷跑回家。后来被地主的狗腿子告密，带了民团来捉他的叔叔。他清楚地记得：那天晚上，母亲正在炒花生，突然村头上一阵狗叫，叔叔知道事情不妙，便从后门钻进高粱地里，溜走了。结果把他父亲抓了去。母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。最后，逼到把姐姐卖了，家里的东西也卖光，拼拼凑凑，弄得一百只大洋，请求王老四去说情，才把父亲从泰兴城里抬回来。父亲经过严刑拷打，人已折磨得半死；在床上痛苦地呻吟了半个月，终于丢弃他们母子，闭上眼睛了。

第二年，地主王老四，说他家没有劳动力，荒了他的地，就把租契退给母亲，把地收了回去。母亲没有办法，只得把他送到舅舅家，她自己到黄桥季大兴米行做佣工。一个人烧十几个人的饭，还要洗衣、打扫店面。累得半死，一个月弄不到几升米。她苦苦熬熬，把他养到十岁，还是托人说情，送给王老四家放牛。条件：只供饭，不给钱。为了特别照顾，租给他母亲四亩地。这样，他家里的屋顶上才又开始冒出炊烟。

一九四〇年秋天，新四军东进，消灭土匪部队，赶走何克谦，解放黄桥。王老四全家逃到泰州去了，没有人来向他们收租，这才算解除了他们肩上的枷锁。

季大娘看到儿子端着碗不动筷子，发觉自己不对：孩子难得回来，应当让他高兴，反而惹得他不愉快。她化涕为笑地说：

“阿刚，不要想啦。怪妈不好，提起过去的事。我自己也不愿去想它。话又说回来，没有过去的苦，哪能尝到今日的甜。我事先不晓得你回来，没有一点准备。明天我上街，割一斤肉来，让你好好吃一顿。”

“妈，你不要去买。我们连上自己养了猪，经常吃到肉。”季刚把话题拉开，也想让母亲高兴一下，“我们也种了稻子，可惜还没有来得及收割。”

“好吧，你这回总要在家住几天。等母鸡生完蛋，宰了给你吃。”

“不，部队一到，我就要去。”

“不管部队啥辰光到，你总得住三、五天。今天，你很累，吃了饭，早点去睡吧。”

季刚放下碗，望着母亲说：

“我等等秀芬。”

“你不要等。她要是上你姐姐家去，说不定不回来。”

“睡觉也还太早，我到庄上去走走。”

丁王庄安静地隐伏在密密的树林里。满天星斗，顶在头上。田野显得十分辽阔。没有风，空气格外闷热。前庄王老四的后窗里闪烁着一盏灯光，他不由地想起苦难的童年：隆冬腊月，坐在草木灰里面取暖。当他听到小孩在那里喊出操的口令，才意识王老四的家已经做了村政府的办公室了。

村庄的前后两排，过去显然是两个世界：前排是瓦房，后排是泥屋。树林都集中在前庄。他的家还是五年前才移来几株柳树，如今也高大成荫了。房子经过修复，也焕然一新。他习惯于军队的集体生活，看看乡下情景，觉得怪冷清。人真是

矛盾得很：在部队里，很想找机会回家看看；一离开集体又感到不习惯。

“秀芬不知道回不回来？”

本来，他想去找找过去的同伴，聊聊地方的战备工作；一想到秀芬还没有回来，他们自然也没有到家，也就止步了。

二

丁秀芬走出会场，如同从火山口走出来，浑身感到热烈、紧张。

本来，她早就听到过谣言：蒋介石调集了十万大军，准备渡江。她把它当作耳边风，听听就过去了。她一没有听到组织上的正式传达，二没有见到季刚一个字，听信这些谣言，真不要过日子了。而且蒋匪军真要打到江北上，我们的主力部队怎么还不动呢。所以她心里一直很笃定。

刚才，她听了县委肖书记的报告，谣言变成事实，开始紧张起来。开头，肖书记问：“敌人有十万，我们有多少？”会场上鸦雀无声，没有一个人回答。其实，她心里有数：陈司令带领部队上山东去了，苏中的主力，只留下张司令和王司令的部队，那还能比蒋介石的兵多吗？突然，肖书记在台上大声说：“蒋介石有十万，我们有几百万。”接着，肖书记解释：“说到主力部队，我们当然不比蒋介石的多。这一点，同志们心里也有底；可是我们把苏中几百万人民加上去，蒋介石就变成一个小指头了。”然后他伸出大拇指：“我们就变成这个了。”场上哄然